

夏夜追凉

■卿闲

夏天的乐趣是从傍晚六七点开始的。火辣辣的太阳终于收起了锐利的光芒,炽热的空气慢慢渗透出一丝丝微凉的凉气。

奶奶笑眯眯地摇着她的大蒲扇,跟在我后面,扇来一阵温柔的凉风。母亲早做好了晚饭,摆在了槐树下的小木桌上。她坐在桌前,也拿着一个大蒲扇。

大家吃过晚饭,母亲擦干净桌子,父亲抱来泡在井水里的西瓜,凉气沁人。后来,读到汪曾祺在《夏天》中写的文字,“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,下午剖食,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”。我才知道这种古老的追凉方式虽简单,却这样有诗意。

这时候,天上已经闪烁着星星了。院子东北角上的茉莉花幽静清香,影影绰绰地映在地上。一家人捧着凉凉的甜甜的西瓜,边吃边聊着家常。

我吃了一小块,只听从胡同西口传来一阵阵快乐的笑声,就再也坐不住了,想着要出去追另一种热闹。

胡同西口有一棵古老的大柳树,树冠粗壮、枝丫蓬勃、叶片浓密,那里是邻居们纳凉的好地方。住在胡同里的刘爷爷是镇中学的老教师,很有学问。他年轻时走南闯北,有一肚子好故事。小孩子都喜欢围着他,听他讲

故事。

父亲早看出了我的心思,一摆手,让我赶快去。奶奶也说,去吧去吧,别错过了精彩。

刘爷爷每天晚上只讲一个小时候的故事,像说书人一样,讲到精彩处,总要戛然而止,郑重其事地以“请听下回讲解”结束。我们总是意犹未尽,热烈地讨论半天故事里的人物,才肯散去。

有时天气闷热,院子里一丝风儿都没有。我们用力摇着大蒲扇,依旧热得睡不着觉。门响了,前面的邻居大妈带着小女儿来邀我们去荷塘边乘凉。

荷塘在胡同的东边,出了胡同往东,不到百米。荷塘很大,一枝枝粉色的花朵立于田田的荷叶之上,婉约沉静之中有着一抹洒脱。很多初次来我们镇上的人,都惊叹这满塘荷花的辽阔之美,而我们都看惯了,美也就变得习以为常。

荷塘在盛夏暑热的那一段时光里成了人们眼中的宝地。密密叠叠的房屋院墙挡住了清凉的风,自家院落里也越发地沉闷。荷塘边清凉的水汽、幽幽的荷香,让人心旷神怡,这里也就成了人们追凉的最佳地方。

一群人嘻嘻哈哈、浩浩荡荡地出发去追凉。父亲和母亲走在最后,他

人生感悟

收旧货的老汉

■彭涛

“坏的旧电瓶车、摩托车、空调、电视机、电冰箱、洗衣机卖不,旧书、旧报纸、硬板纸卖不,废铜烂铁、饮料瓶卖不?”楼下收旧货的吆喝声穿过阳台,飘进了我的耳朵。

我一骨碌从沙发上弹起来,跑到阳台上朝楼下喊:“有,你等一下,我马上就下来!”不等他回应,我马上拎了两塑料袋饮料瓶下楼。

收旧货的老汉是老面孔。他头戴一顶褪了色的红帽子,帽子下面是一张黧黑的脸,脸上深深的皱纹里嵌着世事沧桑,身上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中学生校服。

我把塑料袋递给他。他接过袋子,把饮料瓶倒在地上,又一个一个捡起来。他拧开瓶盖,倒掉瓶子里残余的剩水,清点了数量,装进一个白色的蛇皮袋子里。老汉从校服口袋里摸出一个掉了皮的钱夹子,掏出两张皱巴巴的零票子,递给了我。

我犹豫了一下,接过他的钱。

这个收旧货的老汉我很熟悉,他每天蹬着一辆三轮车在小区里转悠。除了收旧货,他还兼顾捡废品。小区里的垃圾箱,每天都要被他翻好几遍。之前我曾问过他,为什么总穿一件校服?他说,校服是孙子的,现在孙子上大学穿不上了。扔了怪可惜的,他就穿上了。反正孙子也看不见,丢不了他的人。

老汉见我犹豫了一下,有些歉意地说:“饮料瓶降价了,只值这点钱!”

“不,不,我不是嫌钱少,而是不理解你为什么把瓶子里的水倒得那么干净。我听说这些瓶子卖给旧货铺是称重量的。”我知道有些收旧货的人会在收来的废纸上浇上水,以达到增加重量的目的。

“那不行,做人呢,要本本分分,做生意呢,要清清爽爽,我习惯了!”老汉一脸认真地说。

我看了看老汉身后的三轮车。车厢用硬板纸隔成了两个部分,一部分整齐地码着几个干净的蛇皮袋,另一部分胡乱堆放着一些脏兮兮的蛇皮袋。

老汉见我望向那些蛇皮袋,又说:“你看,那些干净的蛇皮袋,里面装的都是我收来的旧货。那些不干净的,装的就是我从垃圾箱里捡来的东西,等我回家了还要把它们整理好!”

“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,都是旧货,不是都要卖给旧货铺的吗?”我对老汉的细心并不理解。

“当然要分好啦。你的东西好,买家心里就会喜欢!”老汉笑着说,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神情,好像连皱纹也变成了一朵花的样子。

看着老汉脸上的笑,我心里既有敬佩,又有苦涩。老汉把装饮料瓶的蛇皮袋搬上车,坐在车座上,摘下头上的帽子,扇起风来。他雪白的头发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金黄的颜色。

“我的瓶子卖完了,没什么东西卖了,您去别处转转吧!”我以为老汉在等我。

他摇了摇头,笑着说:“我等在这里是因为刚才有个人往垃圾箱里扔了件衣服,我正好捡起来了。刚刚,我发现衣服口袋里还有50块钱,我在这里等一会儿,没准儿一会儿就能看到她呢。”

投稿邮箱:czwbsw@sina.com
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烟火人间

窝窝头

■管淑平

窝窝头是我童年时常吃的一种食物,一般是用黄面(黍子米磨成的粉)做成的。刚开始,我并不习惯这种粗粮,可又实在没其他东西吃,也就只好接受了它。久而久之,窝窝头竟然成为了一种味觉烙印。

记得每每春夏交替,长辈们就会趁着天气晴好,把年前收获的黍子播种到地里。不久,黍子抽芽长叶,嫩绿的叶片在阳光下闪着光泽。待到秋风微凉时,黍子早已换上了金黄的衣裳,穗子低垂,满载着丰收的希望。

那时,父母在外打拼,家里就只有我和奶奶二人。为了及时收割黍子,只要不下雨,我和奶奶就早早地背着背篓、手持镰刀,去割黍子。

将黍子收回家后,奶奶就在院子里忙碌起来。她将黍子一粒粒搓下,去皮晒干,再用院里那盘上了年岁的石磨细细研磨,磨成黄米面。在艰苦的生活里,这细细碎碎的黄米面,就是填饱肚子的粮食。后来,偶然间读到“黍熟黄梁梦,花开锦绣春”这样的诗句,心头似乎就有了一种光亮,也就不再害怕那长长的、艰苦的日子了。

按照家乡习俗,黄面窝窝头几乎是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食品。

有时,奶奶还会去镇上买些大枣和豇豆回来,洗净煮熟,再将它们与黄米面、白糖混合在一起,捏成一个个圆锥形的窝窝头。

蒸黄面窝窝头时,奶奶总会用那口大铁锅。灶膛里的火熊熊燃烧,锅里的水咕嘟作响。我站在一旁,眼巴巴地望着那渐渐升起的蒸气,心中充满了期待。终于,当奶奶掀开锅盖的那一刻,香气四溢,整个厨房都弥漫着香甜味儿。

我迫不及待地地从锅里拿起一个,吹一下就往嘴里送去。咬上一口,那软糯的口感、浓郁的香气让人忍不住再吃一个。

那不起眼的黄面窝窝头,承载着奶奶在农田里忙碌的种种辛劳,也记录着奶奶对我的心疼和偏爱。

如今,我已长大成人,离家远行。但儿时的清苦日子却似乎从未走远,它静静地存放在记忆的某个地方,提醒着我们,幸福来之不易。那时的我们啃着窝窝头,却在清苦中锤炼了秉性和骨气。

花开诗旅

酒醉的荷花

■梅春

月色朦胧,湖面如镜,
微风轻拂,荷香四溢。
夜已深,星辰低垂,
一盏孤灯,照亮夜的寂静。

荷叶间,露珠闪烁,
似那醉人的滴酒,
滴落心头,泛起涟漪。
荷花轻舞,醉意朦胧,
在夜色中,更显婀娜。

那荷花,犹如仙子,
红衣翩翩,酒香弥漫。
她们轻倚绿叶,笑语盈盈,
醉了这湖光山色,
也醉了过客的心弦。

【成长】

时间能过滤掉疼痛,推着我们向前。那满塘的荷花,今年开了,明年还会再开。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珍惜眼前,欣赏花的美好。在成长的岁月里,发现新的挑战,欣赏美丽的风景,一路向前。

——和智楣

【绿色】

走进森林公园,满眼都是绿色。在那一片深绿、墨绿、碧绿、嫩绿重叠的山野里,我在山风呼啸中看群树摆动。那壮观的景色让人忘却了许多纷扰和琐碎,有一种“此中有真意,欲辩已忘言”的欢愉。

——陈思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讯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故乡】

故乡是一幅美丽的画卷,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之中。记得儿时,我常常漫步在乡间的小路上,看着蓝天白云,听着鸟鸣虫唱,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。那些日子,简单而纯粹,如同山间的清泉,流淌在我的心田。每当我想起故乡的日子,心中便充满了温暖与感动。

——谢春芳